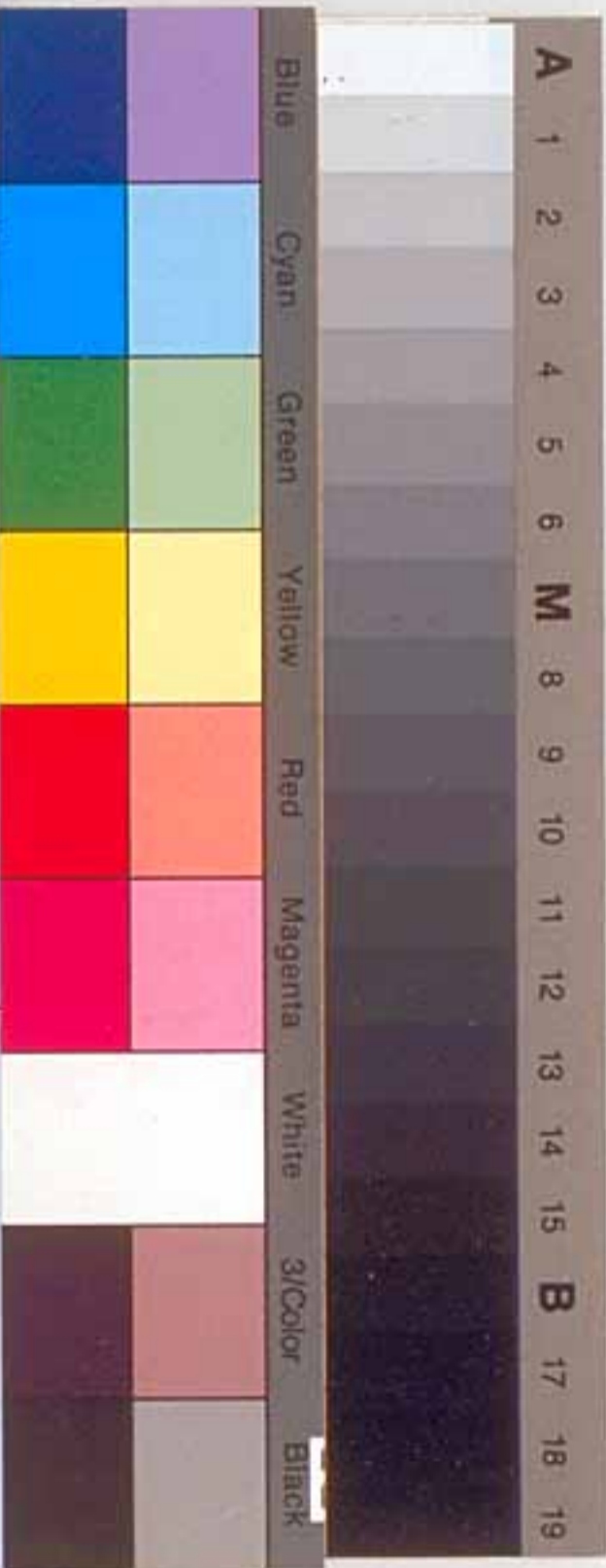


畿輔通志

四十之四十一

陽明文庫圖書
七 冊
共 二 冊
東京帝國書院

近衛
5-86
キ2





畿輔通志卷之第四十

藝文五

近衛本

記

劉錫光武廟記

南宮有光武廟蓋肇建於東漢累代相沿其來久矣稽古炎運中衰

新移漢鼎秀以帝胄起兵南頓往依更始遂拜為大司馬持節渡河慰撫郡縣至蒞值王郎兵起乃

走蕪蕪亭郎兵追及滹沱會水合獲渡遂走南宮即此地也是時遇大風雨對竄燎衣復進麥飯其

艱厄亦極矣過此而馳信都邳彤獻策任光糾衆而王郎尋亦誅滅於是義兵四起九圍嚮應寢成

配天之功是南宮者其傾否之際反正之機而東漢二百年載之業所基焉也矧真人駐蹕自非常事

山川草木與有輝光故昔人於茲建廟迄今千載微而童叟之指畫大而士獻之感興莫不知有光

武之迹也成化戊申漳水弗戒南宮盡湮廟制隨蕩及城遷東南閱數十載而邑制南宮就茲廟尚為

畿輔通志

卷之第四十

一



莫高哭
读书中文网发行
<http://bbs.rbook.net>

曠典嘉靖初李公來尹詢及厥事慨然有志乃出俸以率邑人卜地東郭之外鳩材經用不月底績繚以門壁崇以堂宇文以金碧又肖其君臣之像以昭一時雲龍之盛視往制固改觀矣

倫文敘宋文貞公祠記

自世祿之制熄凡效勞於人之國家者必藉濟美之

賢克守先祀死者始為不亾宋文貞公舍耿介之姿濟以宏碩之學出而輔成開元中興之治與房杜姚張諸賢後先相望厥績懋且偉矣宜其後嗣蓬迹嵩復匹休頹說庶幾天祐賢哲之道也夫何渾德弗終昇尚罔聞僖昭之季或避地西蜀或阻亂奉化弗返使南和之祠奄爾衰歇扈村之兆鞠為荒丘宋臺故居之處湮沒不可復辨良可嘆也比者齊河朱君文威來守是邦惠民貞度百廢俱興爰慨然曰吾方旌淑別慝以風士民况闔邑中千載一人如公者哉乃即文廟之西建祠一所用妥公靈又移文奉化求可以紹公後者俾世厥祀得公十八世孫伍奉公遺像暨牒以至夫公之歿已八百載弗祀五百載靈神淒淒若無望於後之人矣今則絕者續廢者興宛若升遐設重之初仁

人志士莫不快且敬焉何哉貞毅之道流光瀉澤與尋常自別今夫位列如公者多矣曾幾何時譬爾汨沒澌盡略無影響濺於人之齒頰者無他志義弗純依稀軟美之習汨之爾孰若公之立朝也謨謀贊畫必求其當可否進退必行其志雖瀕危嬰禍亦所不恤卒使檢校遺文之賢興嘆流汗而區區異域猶服素望而不忍戕其子則公之在當時德業可知矣矧夫後世道降才卑求如公之等輩殆猶鳳凰麒麟之不多見公之廟食不替良有以夫然非公之志也後之視記於茲者若有感而興焉而後公之歆於世世始益安之

張雲鸞重修學宮記

大城學宮在縣治迤西創建始末莫之詳矣稽之碑銘重

修於金元之朝迨至國初以迄成弘正德或修理或增飾咸有撰記可致而議也時至嘉靖癸亥歷歲滋久傾圯日甚余嘗行縣謁先師而見其頽敝若此深用惻然比時缺令無所與謀至甲子歲張子應武來知縣事瞻拜之餘亦長嘆息毅然思所以新之乃首列其狀請於兵憲羅野翁獎而贊

之然張子欲力取於民而不勞財出於公而不費則雖取給於用謂之際績用弗之成也歲乙丑春張令以大計入都門適治屬中貴之著者三五輩來乃就而論之曰夫子之道同於天地夫子之祀與天地無極故尊其教崇其祀而祠廟之相望不間於遐荒者豈偶然哉乃今吾邑一畝之宮數仞之牆日已就故而不能新之非所以昭示來茲也其如吾責何諸貴人間言若勇赴義若趨各退而釀其費得四百金以贊成其美比覲畢還邑更以風於境內諸士諸士各捐所有約百餘金翕然佐之其磚植莠所費甚奢張子捐俸以倡僚屬而典役公於聽政之暇躬為督視而晨夕匪懈故子來之民不愛其力經始於是年之三月越六月而告成矣大成殿五楹兩廡各十四楹殿之兩傍翼以祭器神樂二庫廡之南為戟門三間泮池一區去門二丈許門之左右夾以名宦鄉賢二祠其外則為櫺星門三架以表通衢皆故址也廟之東構儒學門由門以東則為學諭學訓之宅又進而北為啓聖祠三楹轉而西有儀門三架扁曰道義之

門內有兩齋東扁曰進德西扁曰修業峙其中則有明倫堂五楹堂之後則敬一亭尊經閣具焉亦各仍其址而增飾之輪奐之闕於今為盛故升其堂則藻火黼黻昭其度而廟貌新矣登其筵則籩豆簠簋致其潔而禮祀虔矣諸士揖讓於其間則冠裳文物躋躋踴躍而教禮興矣以數十年之陋一旦而更新之可為一邑之望張子其賢矣哉學論朱子輩以新廟既完成績未紀何以永其傳也乃來問記於余余因申其詞曰凡人之為治者政教固所當先而聯屬人心為觀感興起之機亦非出於政教之外故善治者不必煩其令而惟孚之以心也今張子加意儒術以風化一邑而興茲大工役彼大眾以致君子之效其誠小人之化依被於畿甸而莫不翕然應者人心秉彜之不一化依被於畿二三子生輩輟之地沐聖人之化儒衣儒行可不思所以異於凡民也哉昔孔子沒于有餘年觀其廟習其禮有低回而不能去者是謂之善學二三子知飾其廟以虔奉之矣尚知學其道乎蓋夫子之道非有遠於人也根之性命倫理顯之庸言庸

行皆人所與能也退而修藏則砥節彌行求無媿
 於身心進而效用則為上為民期無負於國家庶
 幾可稱髦俊副有司作養之意但今之學者高談
 性命闊略躬行務虛名而鮮實效及立朝臨民又
 多疵累其官牆外望者乎非敢望於二三子也二
 三子其勗諸是役也主之者張令應武贊而成之
 者主簿葉雲漢典史阮英教諭朱鵬
 訓導牛利仁也均效其勞法當並記

馬允中聚奎門記

世有臨民之寄者始之而人趨
 之不厭既去而人懷之不忘是

孰使之然哉必有感通之妙鼓舞之機無倚于勢
 無藉于力者非有道之士弗能與于斯鉅鹿乃古
 之名郡今為順德屬邑邑治視諸邑為最大學官
 視諸邑為最盛邑之始建也止有南北東西二門
 學宮之建通近城東南隅有星士過之曰學宮之
 建偉矣第迫干城無路可通有沮文象諸生問之
 請諸邑侯為開此門規模宏濶棟宇高明輪奐新
 美上迓奎光俯臨壁木允矣學宮之巨觀也因以
 聚奎名之此門之所由始也自茲人才倍出科甲
 蜚聲迥出諸邑之上以後茲門漸以傾頽學宮亦

就衰廢人才學問不減于昔而科地漸以不振無
 乃爾是過歟嘉靖癸巳春壬辰進士穎川張公德
 徵甫發軔之初來尹是邑謁廟餘顧茲門而問曰
 此何門也何為圯敗乃爾諸生荅曰聚奎門也歲
 久之故漸就圯敗矣張公曰門以聚奎為名費官
 之鎮甲科之應也不加宏壯何以稱其名哉况振
 作斯文令之首務也即下令鳩工聚材為維新之
 計一招乎之間遠近之民應之如響蟻聚蜂屯咸
 有子來之意不踰月而訖工聲飛竦立大壯文明
 之象棟雲簷日永增芹泮之輝大前修以修後觀
 巍然其高渙然其美也將以遂營學宮甫三閱月
 而有上虞之調銓司以小邑不足以試牛刀故也
 是後掌教山西李君甫司訓山東李君昱相次來
 領邑教顧茲門而詢得其詳謂諸生曰不踰月而
 成此大功非大德乎人心者不能也不知張公何
 等政令何所施設而能如是第我等來之少晚不
 得望其丰采聆其德音為可恨耳夫子所謂期月
 而可于斯見矣張公有大美如此而無言以記之
 久而滅沒我等之責也諸生謂何諸生應曰此諸
 生素心也第無人以倡之耳得師如此我等當共

成之諸生請諸邑侯新鄭范公公忻然應之曰此
 義舉也弗可緩二君乃命張生天成領畧其事暨
 張生相朱生恩王生電閣生光間楊生坦黃生元
 尼生露等各出貲易民備力贊襄暨太學生王生
 來徵等亦各以貲來助琢磨將成是歲仲冬上詢
 之吉二君率諸生款予之扉而請曰吾聞君子不
 沒人之善也張公始之也得人心以趨事不閱月
 而成大功暨去也今已久矣而諸生仰之如在旦
 夕可無以記之乎予惟臨民之君子孰不欲人之
 趨向也或密其條格嚴其號令民將曰上欲酷我
 也駭而不信者有焉或少寬假民將曰此易與耳
 玩而不遵者有焉及其既去孰不欲人之懷思也
 素無恩澤于人民又曰向之酷我者今安在哉入
 則心非出則巷議有矣少有可觀者則又若有若
 無視其人知途人之過逆旅甫去則即忘之矣孰
 若張公始至也而民樂趨之既去也而人久懷之
 非有道之君子能如是乎夫士乃民之秀者也民
 之秀者懷之凡民可知矣張公今擢內臺司天下
 之言責即當大巡一方以布德于天下也予嘉二君
 用作霖雨又當沛德于天下也予嘉二君與諸生

好德之心篤懷張公之有道冀將來之事業未可量也是為之記耳

羅洪先修涑水儒學記

嘉靖壬戌廬陵羅許署涑水教諭至學宮呈不覆字

坐不安席藩披級彘羊豕之跡交廡下言之郡守
 寅所嚴公嗟曰是誠在我乃發美焉若干邑令馮
 公復捐助之扶傾易腐周垣四屬廡貌有翼士獲
 寧序來遊歌者相慶殊遭於是訓導陝西曹良貴
 遼東周德昌以許受學於予在族為叔遣使索記
 答之曰修學之道有二有可耳目及者有不可耳
 目及者耳目可及者外物也外物做者外能易之
 不可及者美帑之所不能支人力之所不能致蓋
 不可見者也有司之於學也為之宮寢門墉守常
 度而嚴奉之蓋其賤也誦詩書時課試執饋奠行
 乎倫理事物之中無敢踰越士人之業也是職業
 也與廢舉墜人人咸可指據一不至群起譙之惟
 夫課試詩書有悟有背而饋奠倫理或繩或駁或
 謹或肆誠與偽萬有不齊不獨有司法令禁厲固
 不相關即處師友父子間莫能矯強此則存乎士
 人之心耳目所不及矣心之自知明於耳目得其

人固可告語然未有惻然憫其蒙昧缺失而奮然
 力求興復卓然思置身於無過之地此何說哉豈
 有司法法令禁厲不關故得以自遂歟亦必待人有
 難於數遇也自予閉戶有見於吾心之微莫詳於
 詩書非入悟者不可以有言吾心之明莫切於力
 行非立誠者不可以有進涑水故涿郡地其人多
 大節慷慨急然諾而重信義必有同予心者因記
 修學言之嗚呼其尚慨然於此否乎嚴名清紹興
 人馮名惟敏號海浮出臨朐
 修學在壬戌秋中迄冬始罷

翟鑾重修文公祠堂記

昌黎縣治之東北隅故有
 文公祠宇在焉我太祖高

皇帝龍飛初年建也茲百六十載楹桷摧毀丹青
 漫漶且制度卑隘享祀弗稱無以上慰聖祖崇重
 咸秩之典歲在丁酉山西柱史景君溱按歷其地
 瞻拜慨然曰觀風首事景行莫先焉遂屬永守劉
 君隅郡憲柯君喬拓地易材鼎新其制越數月而
 告成乃禿伴京師徵予為文以紀歲月余讀唐考
 公世系南陽鄧州人昌黎本源地也高祖以上實
 葬於斯其在鄧七世祖茂後魏以功封安定王蓋

以功名顯其在唐諸父雲卿銘誌植聲大歷擇木
 書法熒美陽水湧湘輩文學及第相望於時蓋以
 文章顯植本發源茲地之靈信不可誣國初肇建
 祠宇不於南陽而於昌黎聖祖真有見哉願歲久
 則敝斲斯忘方今浮屠淫祠徧天下金碧裝嚴四
 方士女爭致金錢日夕奔走顧名賢之區視若馳
 贅或存或救恬若不聞然則侍御君景仰尚友之
 心端不可及宋儒論公文起八代之衰此記體裁
 之華實耳若闢邪輔正左右大經羽翼聖軌與益
 軻氏相表裏豈托諸空言無益理道者同日語哉
 又公忠勲法應祀典唐穆之世藩服不庭攻圍制
 師公奉命往諭君臣上下莫不危公公開諭忠梗
 卒折其逆將而出我王人是公一時之功賢於四
 節度之師勞孰甚焉夫以公經世之文定亂之勇
 崇德報功萬世血食可也茲廟貌一新梓里對峙
 九泉之下公必神遊其處矣侍御君望重山嶽百
 廢俱興崇植風教急先務矣太守君勿篤必學典
 郡憲君昔以前柱史來蒞是邦是故相與以有成
 也未幾君皆遷秩去嗣守郡憲錢君喋方以柱史徵
 廼諸君用心之勤遂慇懃襄其事樂善之心咸可

嘉尚也巳 併書以

王世貞南宮韓侯去思碑記

大夫南宮韓侯之去

吾州也蓋以母喪云 薦紳先生及衿裾之士相與泣而送於郊吏民城 居者暨鄉之賦長胥役相與哭而送於河之許老 稚婦女有追而及者有弗及者則又相與咨嗟歎 息以俟之不可復得為恨而中間感侯之深服侯 之真者其送或抵郡或抵許暨或抵梁溪晉陵咸 望侯舟之檣與飛鳥竝泯而後踟躕以反者老何 其高徐俊陳光裕等凡四十曹復相與追述侯之 德政曰吾失吾父母矣誰與生養拊循我乃醜金 伐石謀勒記以伸去後之思而請於兵使者雩都 李公署州事郡同守嘉興沈君俱報可乃北走金 陵謁世貞而問記當是時州之薦紳若觀察使李 公德甫尚書凌公雲翼鄉進士大學博士弟子合 二百餘曹聞之感曰韓侯之澤深矣寧以吾黨之 與聞詩書幸習事君子而彼蚩蚩之不若於是爭 以謂世貞世貞侯字下人也而侯最先當侯之 自遜令而得吾州也郡為侯憂之以我重而訟繁

矛戟之鋒與劍履錯處耳輕聽喙輕發前守丞以 下無得脫者侯意獨不然曰傳不云乎心誠求之 不中不遠下車延接官師吏民虛心諮問吐無不 茹響無不應謁者出舉手賀曰吾有君矣侯乃首 飭曹吏牘有緩急諸應急而誤者扶母宥以緩先 嘗我者扶母宥次飭胥隸曰吾不輕以若下鄉下 鄉非奉命者扶母宥即奉命而恫喝人緡錢者雖 至少扶母宥乃定惟徵之限以寬之曰及限而輸 者數小不足亦汝宥乃飭司櫃者曰受輸必衡及 衡而私加重者罪弗宥乃飭訟者曰吾為汝析之 以付三老更詳之衷辟等者息衷辟異而小者辟 則扶之扶不過十不汝獄也乃飭主文者曰若母 專城旦家言吾不從深文也舞則罪不汝宥乃飭 諸應役者曰役等以田田等以賞輕者輔重者必 不竭若力於是賦役平矣訟衰息矣而會天之不 弔明年大水侯晝夜行觀木所撫慰婉切白之臺 察監司以獨賑為請涕泣而絮得報可中產以上 稍稍蘇然亦自感侯之郵不忍流徙而至明年旱 諸州邑皆議賑及粥諸餓者獨侯精心為之民得 以寡殍死又明年大旱侯上書請蠲賑如前於是

後補藝文志 中 卷之第四十 記 七

殿一切罷催科之令人或謂侯不虞大司農較賦政
 在事三歲餘與水旱相首尾其精神流通於蒞屋
 之內心力悉竭而無所愛小暇則躬至學宮為諸
 生教授擇其稍異者考肄其文躬與評騭出酒
 炙以勞之月至不再倦謂諸生有不得已事以白
 若師長白之不敷毋使公廷涵若跡也士大夫以
 居間至者和色而納之不逆不徇狗者無所思逆
 者無所怨故自吾一州之人入心慮數十萬計或有
 小不滿於侯者更胥耳然小反之而知所以不結
 三尺者孰非侯之教也嗟乎詩之所稱咏歌先王
 之德不過親賢樂利而已而能使其君子小人歷
 世而不能忘夫余之所述乎韓侯者至淺瑣也其
 清節熾行貞心大度未能一一數也然而所謂親
 賢樂利以成不可忘之思實在我則何敢蔽之
 諸君子曰善於是者老復進曰自侯之初至偶有
 逸獄者十輩故事滿十輩者守當他調蓋吏民且
 暮惶恐散騎士追捕田父亦操來而從之老稚則
 系系詛于神不決日而十輩盡獲久之侯父太公
 感熱疾須臾果栉以不時得則爭走數百里購得之

以薦老雅復系系詛于神祠不決日而太公之熱
 解夫是以得安侯於三載今者太夫人之疾我曹
 未嘗懈於祠藥也而不應者何也豈太夫人之數
 也屈消立州以來九十年矣凡更四十餘守
 而始得侯今者又奪之公其謂何世貞謂耆老無
 憂侯之聲稱於考功天子數下詔以考功法大計吏治
 侯之聲稱於考功天子數下詔以考功法大計吏治
 吾郡傍兵使者即不佞且有宇下之觀而况諸耆
 老吾姑記之且姑相與強飯以侯侯名策萬曆十
 四年以進
 士高第除

王世貞殷訓導先生名宦記

蓋倚蘭困於谷風雖
 夫不改香亾何而馬

勃陵之在下難振哉有質裡棹鳴鳴上托狐鼠下
 族然得謚為昂霄之雄仁義附於高位余竊甚卑
 焉廼若在下而振彌久而聞此非特其所寄殊也
 厥亦有至質矣余日者察獄燕趙間則以祠考
 循良吏無實其嗣類多二千石不則千石亾下者
 退而見其父老諸儒生難之雅未有以舉也是亾

論其甚往縣邈即能及其身耳目睹記公稱焉於
 乎非各實相左謬蓋然耶又東游永平永平為古
 逾西地不佞蓋徘徊於離枝孤竹之封攬先民之
 遺致庶幾哉有所值而不果迺其父老諸儒生稍
 稍有能言其宦之良者不言二千石銅艾厓言殷
 先生殷先生為訓導秩百石至甲小也又天順成
 化間人非及父母諸儒生耳目胡以稱哉父老諸
 儒生更起難言使者胡難之易也吾非能識殷先
 生貌作何狀與官所至第吾之大王父行及事殷
 先生者家說輩臆以故畧得之而先生行於養母
 事尤著始母來就先生養也天大雨道泥先生徒
 蹶泥道中扶板輿諸門人人徒蹶泥道中從矣
 母性喜食魚會深河魚美而河水驟溢得魚取以食
 一衣冠河傍拜且禱也何水驟溢得魚取以食
 母迨而今鄉之人闕供者輒訾謂兒曰惜女不習
 殷先生拜禱耶而先生故以三禮取高第諸公能
 為三禮言者先生晨夕誘誨之至捐俸為油楮費
 束修以上未嘗不諄諄也永平家挾三禮青紫比
 比三禮之傳永平自殷先生始余起謝父老諸儒
 生審如公等言是不當祠殷先生始余起謝父老諸儒

蓋天壤相蔽焉大要前用殷先生法也夫殷先生
 不及身後必有顯者及余罷察獄還治兵山東從
 今國史檢校正甫游因得聞正甫之先仕嘗至德
 審理相德莊王有聲不知其為殷先生也以姓故
 語及之正甫大驚曰吾不足以辱先審理後待罪
 太史則不知先審理之教永平若是歲餘而永平
 守紀君使來言其前守李君為殷先生入祠狀良
 悉且謂余記之夫二君子其猶行古之道也夫徵
 衆公也逮早義也追遠仁也假令殷先生妻起為
 九卿生赫然祠矣烏能歿而脂父老諸儒生口至
 今二君子其猶行古之道也然則不難正甫乎誠
 不欲令以正甫故揚先人名又詎宜以殷先生後
 故掩賢者二君子之為永平而已矣殷先生諱某
 武之人後遷濟南李君名遜令為廣提學副使紀
 君名公巡由
 給事中遷

趙廷瑞慕德祠記

清河鹵斥汗下民恆苦水患極
 艱東南新集鄉曰蓮花池者國

初有沮洳田七百餘頃令民開墾蠲其稅後德藩
 以為祭田請之田遂入德藩歲徵銀一千七百兩

民始告病正德初逆覽擅權奸人乘機投獻成晚
慶陽伯夏儒因請為莊田路逆瑾差中使來按拓
地二千二百餘頃嚴刑迫民歲課十倍於昔民至
窮產易子不能輸愁苦無聊逃凶相顧恣睢莫敢誰
隸多市井罔賴橫行鄉邑有司相顧恣睢莫敢誰
何民罹其毒屢叫關陳訴不報正德八年洞溪錢
公時為侍御按歷茲土閱積歲奏廢知其情力為
陳請命廣平知府華君查理始得減課如德府之
數畝徵銀五釐二毫五絲然瘠土之民財力俱困
加之水患相仍相視待斃又群往申訴于朝恭際
皇上御極洗滌弊政勅科道部屬才望德器為朝
宇所推者往勘於是少師桂洲夏公奉命行焉同
事則雙巖樊公以御史行張君以戶部主事行比
至夏不矢心殉國得其奸狀具疏清河被害之實
乞以地歸諸小民止輸常賦天子可之詔奪以還
民俾世惟正之供毋變貴戚歛手屏息而蒸黎始
知有生之樂矣邑人懼無以圖報遂相率立祠肖
公而俎豆之祠堂五楹中設五龕中為少師夏公
像錢公樊公翼其後太守華君張君侍其左後寢
五楹前後東西各有庶七各三楹碑亭二座大門

儀門各三楹前立棹模後闢圍圃繞以崇垣甃以
文石扁曰崇功慕德生祠擇主者守視扁鑰司祠
祀惟慎置田五十三畝為主祠者衣食之供凡所
以禪於祠者靡不周盡歲乙巳蜀唐君來守廣平
乃礬石以紀之少師名言字桂洲江西貴溪人錢
公名如京桐溪人樊公名繼祖鄆城人華君名津
無錫人張君名希尹臨清人
唐君名曜富順籍南昌人

桂萼成安政事記 成安在燕趙西南接齊衛魯魏

桑栢楊楮以為村落其地僻故其民質遠舟楫故
其民重遷然商販四方至又承平久漸侈遂以富
庶稱實無蓄易乏絕不能十數歲即貧富懸絕舊
十三社八屯社即周司徒所謂各以其土所宜木
名社與野是也屯者以先世民尚稀遷朔方關右
民屯田焉當日遷民多於郭西亦名屯然無其實
數流竄民因為奸雖明習吏莫得其要領官家方
以增戶口課有司致虛設九社民用罔上俗始澆
薄弘治正德間號稱難治蓋社民狙此土故占地
廣賦役倍輸之屯屯益繁地不能給用不常逃復

於是詭社為避差窟地氣綿民騎射不逮燕冀然
 圖畫往往作走鷹馬挾弓矢之戲豈自武靈王作
 俑遂傳世世不可變與班氏稱其俗慷慨雖剽掘
 塚今尚見之而有司上下布網密亦不得大嘯聚
 則或被酒怒罵夜舉火以舒其不逞夫水不平則
 滿泮泮號民不平則拊膺長嘯故有司之司道司民
 平焉爾已先王之世地訟正以圖民訟正以比則
 豈有屯社戶役之不平者閭族有六德之教而糾
 之以八刑則豈有踣號以逞者况先之以戒令糾
 禁重之以嘉石明刑又處之以圍土其施刑於民
 也緩以詳故民之犯也不易今有司知此乎嗚呼
 尚何怪其俗之不醇也故常推之民悖逆自不孝
 弟始然人之養子弟孰不欲其孝且弟者其究也
 與其父兄同之何也古小學之教不明雖鄉老長
 買買焉不知有稽古禮文之事故民習不善自始
 生已然嘉靖改元夏四月余至茲土乃均里甲去
 其虛社屯為二十社屯以覆實地土責之貳令塗
 山李君璠而清其馬政去歲所貢馬二十一有奇
 作厩馬所屬其事於主簿關西鎖君鏗汰驛遞之
 夫役供億盡去逃絕者之口算屬其事於主簿邠

州席君諫逃而歸者四百餘戶千數百丁口而厘
 厘供役事又不能百數故民勞不休民用不足居
 然如舊嗚呼為成安者其難矣哉冬十月辟小學
 基於存義倉右衡十步從三十四步有奇為四堂
 日習禮日句讀日書算日聽樂前為門令鄉老長
 坐之如古坐里塾者法立陰陽學為五堂日欽若
 日授時日救正日獻神日卜筮一室日凌陰又四
 局日天文日地理日挈壺日改火將以藏周司徒
 宗伯之儀節以曉其陋立醫學為五堂日鑿師日
 食鑿日疾鑿日瘍鑿日獸鑿室一以藏運氣圖又
 四局日修事日九散日咬咀日針灸以教民供養
 老疾又作嘉量志之曰乃若上量天時下量地利
 中量人數以制民食則為老疾有養黎民不饑不
 寒之量以祿百工則為餼廩稱事之量以制國費
 則為均節財用之量惟量入為出不量出以為入
 此量之義也以示民儉以幕君合州淳忠厚督工
 事傳日圖難於易為大於細蓋申孝弟之義重之
 以稽古禮文之事凡以養吾民於未有識之初者
 余之心也然余何人哉聊述其風俗之蠱弊與其
 政治之所宜至於作室制器之鄙意亦粗志之將

以俟後之君子

馮時化玉虛觀記

是為玄帝廟也廟中披髮跣足

庶乘流架虹而南者玄帝閣也閣前劉木為拱剡石為柱煥然改觀者玄帝坊也夫玄帝蓋治川福也蒼龜黑蛇坎離之說也皂旗七星從北斗之數與北方之色也六丁六甲環列左右者帝破妖氛於洞庭之野時所用也七十二峰高矣吾不能悉至而隨在崇祠祭禱者民間之情也四十二載苦矣吾不能即慕而看經問徑學守庚申者談道家之所尚也然鬼神之道不過曰誠誠則明矣誠明兩字悟道之參同也人問予予以此應之足矣若必記是役之顛末則始於成化重修於正德災於嘉靖丙午而復完于丁未邑大夫馬公寫之意也

馮時化關王廟記 關王之薨去今千有餘載而其不可泯沒者其英靈發見昭著如水在地中無處無之觀之解池斬妖沔陽存像及嚴宥降神李公

受書諸所顯應不可枚舉至于邇來廣平之水勢侔懷襄浸七然將魚鱉城中矣賴王指顧其壩得以保全數萬之命此尤昭然于今之耳目者故王之廟享徧天下而天下無遠近無貴賤無男女老幼無不崇拜至儉夫徒兒不畏官府而畏王亂臣賊子不畏朝廷而畏王瞻之則毛髮盡竦對之則惡念頓消嗟乎此豈可以慢易言哉栢鄉之施壯邨舊無王專祠有之獨以浮屠故事附之空門里人以爲未也乃于是馬雷獻地一區而數年之間眾力畢舉劉大吉等卒用有成今視其像凜如侍翼如壁森如垣井如儀物燦如即不幸有水旱災異冤抑疾苦將有所寄以致禱焉果盛舉也然不可無記而里人顧以屬予予曰夫化小子烏足以知王但王義重者也諸君將得義則可以祀王矣夫王之義照耀汗青無庸化言而其大者如義同生死秉燭達旦扶漢辭曹封金掛印却婚東吳真所謂烈丈夫奇男子者嘗讀其辭曹書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日在天之上普照萬方心在人之內以表冊誠其光明正大之氣至今猶可想見雖以曹之陰險至文舉德祖每不相容而于王則

後補文志 中 卷之第四十一 記

從容祖道三番遣使不敢誰何亦以大義所在有以服其心而奪其氣也乃吳臨川氏稱四賢君臣義重獨無王焉夫以王之欲誅曹于獵也仰子房博浪之謀而臣漢不臣曹也即晉淵明處士之意至于悼漢室之將傾誓師襄樊則屈原憂宗國之心卒以見危授命不渝其節正諸葛死而後已之志也王于四賢何遜志焉而臨川顧可遺之耶蓋世之論王者但知王勇冠三軍為古名將而不知王治春秋深于聖賢之學事昭烈尊周之法也討曹賊復仇之舉也義莫重焉義以生勇所謂集義以生浩然之氣者獨名將云乎哉此固千古之未發者不容不辯也

以祀王矣里人唯唯化乃齋沐而書之石是為嘉靖丙寅五月十三日王會辰也

張主敬文昌閣記

外今天下尤趨文教哉邑學正祀

幾編寓內按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文精所聚自古迄今栢士斌上幾等齊魯於文昌無端祠東郡王大夫來謁學展禮低回曰宏矣文明之府也賢科濟美所從來矣已行城履復曰

佳哉鬱七嶰岫南揖行嶺西護是四通之衢而王會之所歷也樓櫓不飾何以表儀遂為耕之爛然往來者目炫而心竦也已抵巽隅蹶然曰文在斯乎文昌妥靈風教攸關矣於是飭材糾工踰月告成五方玲瓏魁名輝映山川入望雲笈含光龍門高踞雲路翺翺兩亭翼列洵美且臧誠大觀矣是役也衆矣費矣然役以金募用不帑取官無捐民弗病也士大夫歡聲令聞遐邇交暢紳士之登茲閣者得無意乎張子曰吾於斯而竊嘆今之吏焉立之司牧豈欲其專精簿書於庠序漠然罔念哉即虛詞相加有能捐不貲以成令典者乎大夫盤錯別利之器而志念恢宏建栢人不朽之業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大夫哉會有憐大夫才不當滯下邑調之且去故紀之如此大夫名之都乙未進士新城人

周世選新遷縣治碑記

故城古穆縣膏池地唐貞元間始置今縣各歷宋而

元為縣為鎮或置或廢嘗隸貝州今為河間府屬邑徵之志舊無城郭惟官署列衛河之濱成化二

畿浦藝文志 中 卷之第四 記 生

年府守賈公忠奉詔建城濬池于署北里許嗣是
 吏治因循憚于改作積有歲年城垣傾圮今上紀
 元之四月兵憲水峪曹公科知狀議曰縣有城池
 以資藩翰備不虞有治所以宅官徒聯衆庶城無
 民則邑虛治不遷則民渙與革重務莫是過也上
 之撫巡撫巡是之適符縣丞督之理時沱南李公
 紹先始知縣事承劄顧而言曰先信後勞若古有
 訓吾未施於民而遽勞之衆其謂我何既數月大
 張化瑟群情效順迺即城之中度地充爽布位經
 營廳序屋宇門屏階垣廣狹延袤各有規制構櫺
 楛楔博埴甃甃甃甃甃甃甃甃甃甃甃甃甃甃甃
 不備者斟酌甃甃甃甃甃甃甃甃甃甃甃甃甃甃
 遠觀隱廣弗遺弗疎揣工量費計金七百有奇不
 使或糜總境內編氓而籍記之里有定夫夫有定
 日日有定役不使或亂出納有稽分董有官十人
 五十人百人各有伍長互相覺察不使或漁或逸
 李公又自閱朝暮較勤惰以總其凡不使或偏或
 徇九月鳩工從事明年二月官廨以次就完城塹
 築鑿甫施工力李公被徵爲南道御史縣幕詹君
 相迺承專理之檄無何新尹徐川竟侯田至協心

殫慮畫歷定衛至九月爰告成事內而堂宇宏遠
 門闔洞豁長貳尉屬視事燕息翼翼委委咸適所
 宜吏舍神祠深靚嚴肅倉吏狴禁粵固扇密達達
 橫街市環周盧偉麗博奕井如渙如外而高墉峩
 峩重郭言言女墻宿列鷗尾雲連襟抱峻流背繞
 沃壤歸然盤踞屹成鉅方士而游息賓而館穀旅
 于途商于市熙熙俛俛改觀易望物象風景蔚然
 其頓殊也自此通貿遷則以藏富銷奸充則以殫
 亂鍾奇孕秀地靈人傑澹董輩出龔魯肩立不日
 畿輔之一望邑哉是役也水峪公創謀省成沱南
 公慮事率作興舉鉅典勤爲較著若巡按少卿郝
 公杰省風採議首振綱維巡撫貞菴曹公享函野
 温公如璋綏猷明法繼覃經制太府平臯朱公裳
 宣度達情體要明察党尹則恪勵承事克底成績
 詹幕則督辦勤敏無稽無缺是皆有功斯邑民用
 永裕沱南瀕行以記石見託既党與詹再爲之請
 選惟天下事或興與廢各以其時而應時興事實
 惟其人人非時局因時非人局成吾邑百餘年來
 縣治凡幾議遷置城池凡幾議修築移文相仍苟
 且承應司監牧之寄者方逆旅視官望望然計資

長浦藝文志

卷之第四十

記

年以去顧此彈丸置而弗理際其時遇其人孰意
 有今日乎聖明御極賢哲奮庸一時分符列采濟
 濟得人以謀以斷慎固封守務崇實事罔具粉飾
 一邑如此推之一路又推之天下舉可知也識者
 將深為世道幸豈直日一邑攸繫已哉雖然有善
 作貴有善繼善繼之者明也不善繼之者怠也繼
 之弗能又從而敗之者悖也善繼未幾旋或異說
 而徒改不常者矣也後之人不足於明怠邪悖邪
 妄邪視此亦可省矣若夫興造之後繼以休養平
 徃減賦息訟招流黜猾禁俠以息肩吾民填實邑
 井庶人和篤而地利彌固又在
 當事諸君子加之意焉爾謹記

王都李公生祠記

鴻荒之世洪水為災禹宅司空
 誕膺治水之責維時恒衛既從

大陸既作馴是以往至於降丘宅土地平天成以
 故後世觀河洛而思功者乃曰微禹吾其魚乎九
 峰註書謂大陸即今邢趙深三州之地鉅鹿隆平
 寧晉等處為三州之屬邑按許氏說文鉅大也古
 者鹿陸通用則鉅鹿大陸一也肆今地勢注下斥
 鹵沮洳愚鄉隣之萑荻菰蒲黃茅白葦灌莽極日

秋霖暑雨百川灌河傾洞無涯不辨牛馬奔騰洶
 湧水天一色海若馮夷揚威簸蕩固有神懼而魄
 喪者矣况望其奠生而安居者哉其有垣墉塗蔭
 者已為幸矣况望其樹稼粒食者哉迨隆慶六年
 壬申父母漢中李公憫其陷溺以為三邑之民歲
 至與訟至有挾弓矢戎器周旋從事於决口之間
 是豈民之自作不靖者哉亦以利害切身故不自
 有其生於是聞之監司報可乃身親其間具畚鍤
 程工度賦力役儲土石飭隄堰時蓄泄旱則引之
 而使溉澇則導之而使流天時有相地利有成入
 力有績不肩仍其弊而乃去其艱不惟去其艱而
 且獲其利可見公經綸之方康濟之猷所以承流
 宣化而不負師帥之大任者也鉅鹿之民方將久
 沐公之德澤銓部佳公績最擢守深州雖相去伊
 邇然申畫郊圻各有分守則民之戴公之德者不
 足以償其去之惜也鄉民谷悅孟等思公之深
 感公之至乃相與立祠作主碑於地以永公之思
 焉相率以白於幕尹王公應奎王公曰李公之撫
 爾民真若惻瘝之在身爾民不以公之去留而替
 其心爾民其義哉祠成礮石介愚之表兄儒士張

治教問記於愚愚以禹之治水而開世道之一治固卓乎為萬代之瞻仰矣至於白圭治水孟子以隣國為壑病之益治水一也相於時協於勢權其利害順其自然是固君子之所歆艷者也蓋勢之所在貴斟酌以求當時之所在貴度量以合宜斯固無惡於行水者也若圭之所為者未見耕穫之利而先羅昏墊之危未獲衽席之安而先毒魚鱉之酷此固君子之所不與者也公之利民者固將等西門豹之渠鄴史起之引漳為賈之勺陂而上之夫豈止鄭國之鑿涇而已哉唐山之於鉅鹿均統順德愚稔公之善政昔人謂河間九里固公之餘波所及也昇悅孟等而刻之以溥公之遺澤可焉從事問代政者安邑仁山孔公適至悅孟等以其事白之公欣然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愚於是嘉李公之福民孔公之協恭至公之永德悅孟等之知報固三代直道而行者也孰謂不足以追隆古之治哉孔公又愚宦游之故人也學富而才雄守廉而德粹諒必有以匹休于公矣故不辭而記之其同事者之姓氏工役者之稟餼陶甃者之多寡則列于碑陰

李春芳旌忠祠記

隆慶二年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郝傑言臣所部保定府故贈

太常少卿楊繼盛產地也其吏民為請立祠哀死勸生以昭永禩謹奏闕下候可上從之賜祠曰旌忠於是保定府賈君洪繙閱故牘得前都御史曹公亨副使曹君金何君東序捐公羨為公塋祠未竟事有金若干因四倍之卜地城西門庀材鳩工埏埴繩鋸中三楹以居公像而兩亭其旁刻公所為二疏者翼廡重門甃而環之軒軒肅肅道路流涕於是礎石為碑以辭屬余余與公同舉進士而心高其義為之碑曰公諱繼盛字仲芳少時家貧嘗為兄飯牛然性嗜學不辭勤苦以就其業嘉靖丁未舉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地開務簡遂以其餘力問典章於鄭公曉論樂於韓公邦奇講聖賢之道於大儒先生已遷兵部員外郎當是時敵薄都城方肆志去而威寧侯仇鸞驟貴用事兵政屬焉鸞欲與通馬市以羈之公乃抗疏論其十不可五謬大指謂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非國家所以內自完而讐服狡彘之道也其弊至於廢邊防深敵師損國威不可以善後其說具中肯綮而逆於